捧腹編

捧腹編目錄

卷三

國史補

開元傳信記

三鼂三毳　看三遍

三朝野史

獨睡丸

朝野記遺

君臣相謔

宣室雜錄

漫上不漫下

滌齋閒覽

地望最重　相鬚御覽

壽至千歲何益　秀才康了
試與妻商量　圖對親切
月夜招隣僧閑話
姑蘇筆記
藕回萬拜
明道雜志
別開一太湖　為姓安人極惱
伴八十四底
文昌雜錄

冷齋夜話

老學菴筆記

清波雜志

用春秋文題壁　沒字碑 不同前

菩薩看麻胡

墨客揮犀

何不刻石　春秋權倚閣

只消如此待　吾曹員外郎

續墨客揮談

猫言不敢　墨池皮綳

鶴林玉露

金眼精

南唐書

毋撓余䉶　　酒禿

不能自全面目　　雨畏抽稅

南唐故事

好物不在多

南唐近事

所乞者知章爾　　化爲行脚

敎服槐子法　　借大鵬

五國故事

酒有別腸

捧腹編卷三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男元溥校

國史補

窮兵獨舞

于頔聞韋皐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調頔為襄帥暴虐人如公言巳大散

今有不及男婿者此亦可言散矣一笑

如此服力好作真僕

王諤累任大鎮財貨成積有舊客諭以積而能散之
義後數日復見諤諤曰前所見誠誠如公言已大散
矣客請其名諤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婿各與千貫

如甘草不疑

朱泚既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佶貌寢
自出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
也

終日食鹽醋何堪

唐宰相盧邁不食塩醋同列問曰足下不食鹽醋何

笑

堪邁笑而答曰足下終日食鹽醋何堪

麻姑送酒來

李泌爲相以虛誕自任常對客令家人速洒掃今夜洪崖先生來宿有人遺美酒一榼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公同飲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取酒榼泌命還之略無愧色

老面皮

何郎中

進士何儒亮自外州至訪其從叔誤造趙需宅自云同房會冬至需家致宴揮霍儒亮是同房便令入宴

眞似一家

姑姊妹盡在坐焉孺亮饌畢徐出霈大笑孺亮蔵不敢出京城因號霈爲何郎中

走馬呼鑒

王仲舒爲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鑒吾可待也

蔡伯喈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

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萊庫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

開元傳信記

麴生

道士葉法善精符籙術上累拜爲鴻臚卿優禮特厚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忽有麴秀才扣門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朝僚無暇晤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措大

傲睨直太守年三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末席抗聲談論一坐不測衆聳觀良久蹔起如風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詞辨如此豈非妖魅爲眩惑乎試與諸公取劍備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喪元墜階下爲瓶滿坐驚慴視其處乃盈瓶醲醞也咸大笑飲之坐客醉而撫其瓶曰麴生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失猫判

裴寬子諝素好詼諧爲河南尹有婦人投狀爭猫兒

爭猫公案　入官也　罷

狀云若是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諝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傷我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猫又嘗有投帖慢書紙背諝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

猢猻面孔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髭生頷下貌類猴明皇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乃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箇劉文樹髭鬚共頰頗别佳

奈何以先聖爲戲可謂無人臣

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上知其遺賂大笑

談賓錄

計臣此功

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讌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無子男之位臣贊一人即爲萬乘王計臣此功愈于先聖太宗大悅賜馬伍匹

東軒筆

依樣畫葫蘆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冠然其爲人傾險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紳莫不畏而懼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華足用故尚置翰苑穀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以爲久在詞禁宣力實多太祖笑曰頗聞翰苑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于玉堂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依樣畫得去也是好的了

遞得上殿

某卽可知

太宗欲周知天下事雖踈遠小臣苟欲詢訪皆得登對王禹偁大以為不可上䟽畧曰至如三班奉職其卑賤可知比因使還亦得上殿當時盛傳此語未幾王坐論妖尼道安救徐鉉事責為商州團練副使一日從太守赴國忌行香天未明彷彿見一人紫袍秉笏立佛殿側丁懇恐官高欲與敘位其人歛板曰某卽可知也王不曉其言問之其人曰公嘗䟽云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某今官為借職是卽可知也王憮然

自失聞者莫不笑

當日爲玄鶴

丁晉公爲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于殿廡上及記眞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于宮上及升中展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是時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烏鵶數十飛鳴而過萊公笑顧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爲玄鶴矣

一味樞密副

此真聖藥但求者太多耳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洎為樞密副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樞密副仍須常服始得不發梅金華詢久為侍從急于進用晚年多病石參政中立戲之曰唯服一清涼散郎差也盖兩府在京許張青盖耳

嫁婦休妻

王荊公次子雱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為妻逾年生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其妻日相鬩鬨荊公知其子失心念其

婦無罪欲離與之恐誤被惡聲遂與擇壻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門人取魏氏女爲妻少悍叔獻死而幃箔不肅荆公奏逐魏氏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閻羅見闕

王介與王荆公有舊作詩有死時應合作閻羅句荆公笑曰閻羅見闕可速赴任

倒綳孩兒

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召試舘職一日謁晏丞相

晏語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墨今將就試宜稍溫習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年爲老娘而倒綳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旣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濵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綳孩兒矣

馬嘿驢鳴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熈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敎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

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盖南苑豢馴象而牓帖之出常在八九月間馬嘿為臺官奏放輕薄不當置文館放聞嘆曰既為馬嘿豈合驢鳴

望之儼然

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荊公惑黨人之說反以罪三司曾既隔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劉攽聞而嘆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望之嘉問字也

孔子也須要錢

要回曾作偌師承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爲人鄙朴可笑毎進講雜以俚下鄙市語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顔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啟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

生老病死苦

熙寧初王荊公鋭意新美天下之政天下皆目爲生事是時富弼以病足魯公亮以年老皆去唐介屢爭

上前不能未幾疽發背趨朴力不勝但終日嘆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安石生明仲公亮老彥國弼病子方介死悅道抃苦也

割股放生

光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荊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為壽輿皂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閑詩什又不能誦經于是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

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人面起草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于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頗爲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于兩府者石

叅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于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汾口吃

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大疑非類不見雄名唯聞艾氣盖以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吃也又嘗同趨朝聞叫班聲汾謂曰紫宸殿下頻呼汝攽應聲答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各以其名為戲

不似虞舜

滕甫之父名高官至州縣甫之弟申狠暴無禮其母

尤篤愛因是每陵侮其兄而闖政多類人譏笑不一門下章惇與甫遊舊多戲玩一日謂之曰公多類虞舜然亦有不似者克諧以孝耳

天生黑于予

呂惠卿嘗語王荊公曰公面有黖用園荽洗之當去荊公曰吾面黑耳非黖也呂曰園荽亦能去黑荊公笑曰天生黑于予園荽其如予何

汗淋學士

王平甫學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

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攽見而笑曰君眞所謂汗淋學士也

登溷詩

程師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于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嘗自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登溷詩乎

坤厚載物賦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粤有大

德其名曰坤元應聲答曰奉爲續兩句可移贈和尚續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長鯨吞舟賦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溢楊孜覽而笑曰許大魚眼何小也

雖甲辰小戊子

唐盧氏逸史載裴晉公度與郎中庾威同生于甲辰

裴嘗戲威曰郎中乃雖甲辰也程文惠與麗穎公同生于戊子程已貴而麗尚爲小官嘗戲麗曰君爲小、、、、、、、戊子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穎公大笑

青箱雜記

殘羊會客

彭齊未第時常謁南豐宰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啞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即以會客彭亦預坐日彭獻詩謝曰昨夜黃班入縣來分明踪跡

秀才更書作一詩謝虔

印蒼苔幾多道德驢難去些子豬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過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取頭蹄設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爲錄公覽者無不絕倒

藥名作戲

陳亞嘗著藥名詩百餘首行于世若風月前湖近軒窓半夏涼棊怕臘寒呵子下衣嫌春暖宿紗裁及贈祈雨僧云無雨若還過半夏和師晒作葫蘆羓又嘗知祥符縣親故多借車馬亞亦作藥名詩曰地居京

界足親知借借壽常無歇時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
破沒五家皮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沉思良久因朗
吟曰布袍袖裡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此可贈游
謁窮措大亞與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當軸將用之
為言者所抑亞作藥名生查子獻曰朝廷數擢賢旋
占凌霄路自是鬱陶人險難無移處也知沒藥療飢
寒食薄何相棙大幅紙連粘甘草歸田賦亞又別成
藥名生查子閨情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白紙書
難足字字苦參商故要檳郎讀分明記得約當歸遠

至櫻桃熟何事菊花時猶未回鄉曲其二曰小院雨餘涼石竹生風砌罷扇儘從容半下紗厨睡起來閑坐北亭中滴盡眞珠淚爲念壻辛勤去折蟾宫桂其三曰淚蕩去未來躑躅花頻換可惜石榴裙蘭麝香消半琵琶閑抱理相思必撥朱顏斷擬續斷來弦待這寃家看

亞字謎

亞子自爲亞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爲惡中間全没肚腸外面强生稜角、、、、、、、、、、、、、、、、、、、、

犬吠張三嫂

郎中曹琰滑稽辯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揚子小琰曰何不道早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

吾與點也

龍圖劉燁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應曰已滚筠曰僉曰鯀哉燁應聲曰吾與點也

歇語對
㳟工

七上八

燁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謂曰馬何故遲筠曰只爲五更三言點蹄也燁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八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防城得官

景德中河朔舉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狀元張存任并雖事業荒疎亦皆被澤時有無名子嘲曰張存解發旋風砲任并能燒猛火油

竈神

予多蔬食間一食肉必薦祖廟一日餉客令庖人作
爲羊必致修潔處遂去故釜刱於庭樹之陰火爲方
殷芬香暢達微見庖人以手加額若有默禱之狀須
臾忽聞有聲詢之云忽有鷹俯首一鳴爲味四出流
液於地肉皆狼籍群鷹翩飛瞬息上下攫搏不已其
狀甚怪庖人甚有怒色口若詬詈者囁嚅不已因扣
之乃曰此間有竈神某方禱之旋即致害意欲先薦
故也因笑曰里諺以人之鄙者目爲竈鬼是鬼亦有

瘧神瘧鬼相聚一時

瘧者乎乎十日不食肉令因餉客而得一食亦既鄙矣而又有所謂神之瘧者以勝乎鬼則瘧神之說不得不書一笑

紫微雜記

只告罷了新法

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王徐曰臣不賭何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不知神宗何以答之

拊掌錄

冷湯水

王溥父祚爲周觀察使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賣卜人令呼之乃瞽者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耳今以告汝候出當厚以卦錢相酬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病疾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祗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

便安愈矣祚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們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吃冷湯水

依卿所奏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是蔚踈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問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

依卿所奏

生色骷髏

王輔運句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為風流骸骨崇寧

癸未在金陵府集見官妓中有極瘦者府尹宋世昌顧余曰亦識生色骷髏否余欣然爲王句得對

沽不沽

王荆公嘗與客飲戲摘經書中語作酒令燕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久之無酧者劉貢父忽曰吾摘句取字可乎因作鵓鴿令曰沽不沽沽坐客皆笑

販私鹽

宗室有治大使者善作俳笑詩哲宗末年多躁怒不

怡左右無以娛悅常往來大使求詩一日雪作問有何詩方吟兩句云誰把鵝毛滿處撏玉皇大帝販私鹽急持以奏哲宗大笑

即事詩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者而鄙俚可笑嘗作即事詩云日煖看三織風高鬭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方潑聽琵鳳持饅撥建章歸來屋裡看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鬭於兩廊有死蛙翻覆似出字蚓死如之字方

餕潑飯聞隣家彈琵琶作鳳栖梧食饅頭未畢閽人報建安章相公上謁迎客旣歸見引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舉其詩上笑不已竟灼艾

見師頭閑

張逸密學知成都善待僧文鑒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鑒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候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帽圍於其首文鑒大怒詬㰦張公遽召才就坐卽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

熟適來輒將幞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所頓放見師頭閑遂且權置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

滑稽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人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答曰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此句多少醞藉便見酒之流禍先生每每以詼諧行箴

誤呼汝

世傳宗室中亦有昏謬者俗呼爲廝撒太尉一日坐宮門見釘校者急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革護其首工笑曰非我技也公乃悟曰我謬也誤呼汝矣適欲呼一錮漏俗呼骨路者耳

老婆子塗面

東坡昔宭客以茶語主人曰所謂老婆子塗面主人不曉徐曰搽了又搽

酷嗜燒鍊

黄裳酷嗜燒鍊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

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文會叢談

易卜各字

知晉州焦敏寡聞謂國子監印本九經不眞衆言此雖起於五代群儒精校固爲眞本敏曰公輩全不細看只如周易各字却總卜殺

蓋不識各字

湘山野錄

太平幸民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謝同列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時得君告老於家當天下無一事可謂太平幸民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滿座大笑

高齋漫錄

三皛三毳

東坡嘗謂錢穆父曰尋常往來止可稱家有無草草相聚不必過爲供具穆父一日折簡召坡皛飯坡至乃設飯一盂蘿蔔一楪白湯一盞而已盖以三白爲

子瞻不知有看四五遍者

飯也後數日坡復召穆父毳飯意坡必有毳物相召比至日宴並不設食穆父餞甚坡笑曰白飯也毛蘿蔔也毛白湯也毛毛音模京師俗語謂毛爲模穆父大笑曰子瞻可謂善戲謔者也

看三遍

三蘇自蜀來張安道歐陽永叔爲延譽名大振明允一日見安道問云令嗣近日看甚文字明允答曰軾近日方再看前漢安道曰文字尚看兩遍乎明允歸以語子瞻子瞻曰此老特未知世間人固有看三遍

者

三朝野史

獨睡丸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相祀登拜郊臺精神老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衛養術願聞其略恢曰有一服丸子藥乃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須臾恢徐徐笑曰恢吃五十年獨睡丸滿坐皆笑

使滿正傳聞之必曰如此卽壽至千歲何益

朝野記遺

禮所云是詞君臣爲謔恐無甚此者

君臣相謔

王黼雖爲相然事徽考極褻宮中使内人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顧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踰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墻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

宣室雜錄

漫上不漫下

靖康中民間以竹徑三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皷成

節奏其聲似日通同詐又謂製作之法日漫上不漫下通衢以爲戲云

遯齋閑覽

地理最重

丁晉公自崖州還與客會飲一客論天下地理坐客曰海內州郡何處最爲雄盛晉公曰唯崖州地理最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它州何可及也

相類御覽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而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游相鬚曾經御覽公亦爲之解顔

壽至千歲何益

蒲正傳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猶有嬰兒色正傳接之甚歡因訪長年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唯當絕色慾而已正傳俛思良久曰若

此則壽至千歲何益

秀才康了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同輩與語有落字者忿然見詞色僕夫誤犯輒加杖楚常謂安樂爲安康忽聞榜出亟遣視之須臾僕還冕迎問曰我得否僕應曰相公康了也

試與妻商量

今人榜下擇女婿號臠婿其間或有義不顧就而爲貴者勢豪族携逼而不得辭一少年有風姿爲貴族

有勢者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有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身復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待更歸家試與妻商量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illegible]

圖對親切

魏泰可朔奉喜為詼諧談云李廷彥獻百韻詩於一上官其間有何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親切耳

還使白家人猶務批其忠謙某公御也

月夜招鄰僧閑話

許義方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唯閉門自守未嘗履閾義方咨嘆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唯作小詩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閑話

姑蘇筆記

萬回萬拜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閣詩云建時可會真千載拜

賜應須更萬回詩人謂之薛萬回賈秋壑柄國時浙漕朱浚每有劄子稟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

浚乃晦翁曾孫不肖至此

明道雜志

別開一太湖

王荊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至有願乾太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荊公因與客話及之時劉貢父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荊公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則成矣

文昌雜錄太湖作梁山泊

爲姓安人極惱

長安有安氏者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謹因爾家富達有數子得官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遂斧爲數片人分一片去張文潛曰明皇生死爲姓安人極惱

仵八十四底

劉貢父爲給事中時學士鄭宏中稱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干也答者曰鄭年七十三矣劉遽云愼不可遂其請問曰何故

也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潞公聞之不懌

文昌雜錄

似此疑惑事

鄆州進士李矩赴公試問同人李演云堯舜可對天地否演曰似此疑惑事切不可用又清波雜志楊大年主文舉子上請堯舜是一事否答云如此疑事不須用也得

談聞錄

示衆生日

開寳中神泉縣令張某新到官外以廉潔自矜内則貪黷自奉其僚倒甚多一日自榜縣曰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外與給使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有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辰日意令我輩知言不獻送謙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績壽衣宰一無所拒咸領之而已復告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來時王嵓以鷺鷥詩諷之云飛來疑似鶴下處欲尋魚

新後官作様

古杭雜記

鑽彌遠

史彌遠作相時士大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大鑽鑽之久而不入一人以物擊其手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不可入也遂被流罪

耕餘博覽

許子不憚煩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輙出館許

毋往不遇病之因書於簡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諫虞即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

淝水燕談錄

三千年精

王淇張亢同在晏元獻幕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獮猴目之一日未㒺至八百里村水淺當剝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剝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

冷齋夜話

七十買妾詩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餞客東坡杖藜相過村校喜延坐其東起爲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爲詩其略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

賴吾石學士

石曼卿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驚遽扶掖據鞍市人聚觀意必大詬怒曼卿徐着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若瓦學士顧不破碎乎

胡不早問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録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余忘之

鶴亦敗道

淵材迂濶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産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也卒去鶴輒兩

展其涎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嗟咨曰雀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

老學菴筆記

自首臧等

荆公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臧等

閩人茂德

閩人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

得饒人處且饒人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發薦京官狀以閑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爲笑

但似欠四字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於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可為作誌者師法

敎點兵士書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字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敎點兵士書都下閧然傳以為笑

和尚價說謊

弊院是實數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住餘姚瀍性貧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後住雪竇雪竇在四明與天童育王俱號名刹一日同見新守守問天童覺老山中幾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育王諶老對曰千僧末以問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亞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復拱手曰弊院是實數守為撫掌

晏髯

公相怕
媪相否
好

晏安恭爲越州教授張子韶爲簽判晏美髯人目之爲晏鬍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乎滿座皆笑

多幸輕離

紹聖中蔡京館遼使李儼盖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郎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

媪相

蔡京爲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

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媪相

依例放火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故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吳語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本此

晋裴

翟耆年字伯壽能淸言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裴一日往見許顗彦周彦周挽髻着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彦周徐曰吾晋裴也公何怪

應此途者極盧恨不開此科耳

錄見宗室用僕頂轎子

吳中作窓窩多

投狀求試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等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俄又置高蹈丘園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爲笑

大師窓

蔡太師作相時衣青道衣謂之太師青出入乘樓頂轎子謂之太師轎子秦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偶作一摺謂之太師錯摺樣第中窓上下及中一二眼

作方眼餘作踈櫺謂之太師窓

胡孫待制

王黼作相其子閎孚作待制造朝財十四歲都人目
爲胡孫待制

但稱監南京排岸

紹宗元符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
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本欲按
汝何不亟去從一皇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
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

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盖誤認爲温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剌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

雲麓漫抄

却無口耳

陶穀使吳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客錢塘宣政間林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

客一作賓

堂伴使云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王却無口耳王

蒙齋筆談

木居士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鼇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葢當時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禱祀未嘗輟一日邑中久旱令禱不驗怒伐而焚之蘇子瞻在黄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晩矣世間乃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有主是寺者復以

有云杜拾遺者

木做其像再刻之余聞蜀有陳拾遺廟語訛爲十姨遂更廟貌爲婦人裝飾甚嚴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卮酒子昂且屈爲婦人勉應之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爲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石林燕語

眞不用勘案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爲僕所陵忿甚亟縛之作狀欲送府會爲同舍勸解久之氣亦平因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

怨之翌日即竊狀走府曰秀才自學知府判狀私決
人孝壽即令追之旣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
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眞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
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于都下數千人凡僕
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當時亦稱其敏

石丈

米芾詼譎好奇在眞州嘗謁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
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
以爲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

因大呼據舷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朝廷傳以爲笑

清波雜志

用春秋文題壁

元祐問冶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曹門因用春秋文題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有譏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羨其意以爲財匱當有饑寒之厄也

無名之作一至于此可嘆

沒字碑 不同前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閒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其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菩薩看麻胡

項歲兒女合巹之夕壻登高座賦詩催粧爲常禮後

皆畧去京師貴游納壻類設次通衢先觀人物岳母忽笑曰我女如菩薩却嫁箇麻胡子謂其多髯也迫索詩乃大書曰一雙兩好古來無好女從來無好夫郤扇捲簾明點燭待交菩薩看麻胡一座傳觀哄堂益壻亦不凡也嘗得其姓名今失記

墨客揮犀

何不刻石

此病極多

鍾弱翁所至好貶剝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令具牌當爲重書之嘗經過廬陵一山寺有高

閣壯麗弱翁與僚屬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閣自徑入寸旁題姓名湮滅弱翁放意稱謬使僧呼梯取之拭視乃魯國顏眞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畫何不刻石即令刻石

春秋權倚閣

常秩舊好治春秋凡著書講解僅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皆在是矣及詔起而王丞相介甫不好春秋遂盡諱所學熙寧六年兩河荒歉有旨令所在散苗本錢權行倚閣三年人戲秩曰公之春秋亦權倚閣乎

秩色頗赧

只消如此待

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庭下懷德據坐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皆之禮只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閑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殿帥大趣

吾曹員外郎

石參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

子畜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須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外郎耳安可並邪

續墨客揮談一

猫言不敢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其家衆妖競作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有一猫正臥爐側家人指謂姥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

者獨此猫耳於是猫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

墨池皮襴

朝奉郎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呼硯爲墨池謂鼓謂皮襴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襴謹祗候參僧彥一見大喜示其子弟曰奉人當如此矣

鶴林玉露

三郎郎當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繃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俟鯖錄

今日斷屠

曾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

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率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壁間題

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老無對者楊大年爲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

自作祭文

東坡云近歲蘇州有一僧顒達好飲以醉死將瞑目

作祭文云唯靈生在浮提不貪不妬愛喫酒子倒街

臥路想汝直待生兜率天爾時方斷得住何以故浮

土之中無酒得沽

判妓

錢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號曰九尾野狐適東坡攝

守事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狀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

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一名娼亦援此例

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

宜不允

癸辛雜識

華條迸絕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飲啖數倍常人阜陵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命中貴人捧玉海賜酒可容三升者六七皆飲釂繼以金柈捧籠炊百枚復盡之常欲求一客伴食不得偶有薦兵馬監押者遂召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伍斤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笑云尚能飲否對曰領鈞旨於

是再飲數杓復問之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腰腹間砉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腸迸裂無疑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而典客已持謁白曰監押見晉客次謝避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蹻踖起對曰某不幸抱饑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華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

三子覓定宕

胡衛道三子孟曰寬仲曰定季曰宕音蕩盖悉從宀其

好

後道亡妻俾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宕讀者爲之掩鼻蓋當時不悟爲語病也

名字作詩賦

張又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甚耿小而好作爲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躬亦輕浮士也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内空虛乏劉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横斜支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闇者絕倒

姓名爲戲

前輩有以姓名爲戲者如陳亞有心蔡襄無口之類甚多劉攽嘗戲王覿云公何故見責王答曰賣公直甚分文

屬梁儷語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目挑之一旦馬生死姬出梁捐金得焉它日置酒觴客陳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即琅然高倡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

投馬逝梁似毛詩成句

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憮然不樂無幾殆亦死焉

龜鶴夫妻

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冨彥國女弟闊而短在館中石曼卿目之爲龜鶴夫妻

江隣幾雜志

金眼精

詼怒

司馬十二說党太尉畫眞覩之大怒詰畫師云我前畫大蟲猶用金箔貼眼我便不消得一對金眼精

毋撓余睡

毛炳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

酒禿

酒禿姓高氏鄂族子棄家祝髮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

不能自全面目

後主命韓得霸爲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莫不奔避盧郢嘗遇之調琴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顛躓乃直前捽德霸墜馬毆之敗面傷目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我師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訴邪遂罷其職

雨畏抽稅

烈祖時關征苛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園烈祖顧侍臣曰近郊頗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

[illegible]倘不涉抽稅邪

乎優人申漸高遽進曰大家何怪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信宿大雨霑洽

南唐故事

好物不在多

此與意盡者同一才具

元宗曲燕保和堂命從官賦詩學士朱鞏詩成獨晚洎衆制皆就公巳斷矣雖進一聯上疑其構思太久復不終篇鞏再拜致謝曰好物不在多掩口而笑自是金陵士庶遺餉不豐好者皆以朱公爲口實

所乏者知章爾

金陵城北有湖周廻十數里幕府雞籠三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峰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千建康實錄所謂玄武湖是也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坐間馮謐因舉玄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以為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予平生也吏部徐鉉怡聲而對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

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大有慚色

化爲行脚

馮謐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紿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譏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脚之僧

敎服槐子法

進士黄可字不可嘗謁舍人潘佑潘敎服槐子云豐肌卻老明旦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烟霧中有

人若猿狙狀追而視之即可也怪問其故乃攤條而謝曰昨蒙明公敎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大嘷而去

偕大鶴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啗酒肉有兼人量晩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憇于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

妙

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按父之是夕皆斃死處士陳沆聞之爲絕句諷云陷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打草蛇驚

王魯爲當塗宰頗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于縣尹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蛇驚爲好事者口實焉

李猫兒

李德來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猫

韓雖浮薄魏眞可厭

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毎呼馬爲韓盧樂工爲伶倫
謟佞爲謇諤以此貽譏於世

目昏耳聾

魏明好作詩詞多而格下嘗携近詩詣韓熙載韓託
以目疾請置几案徐覽朗曰侍郎目昏請自爲吟之
韓曰耳聾加劇切恐不聞

蜀檮杌

玉石乞兒

事前後蜀五十年貲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百

數嘗讀王愷石崇傳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不可不知

笑

五代史補

夫人無多言

李茂貞子從儼爲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禮使陋而多髯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云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秦鳳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笑

自取

僧嗜鱉

南唐僧謙光有才辨而無拘檢性尤嗜鱉國主嘗以

此僧乃不作妄語者

從容請及釋氏果報對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掌鱉長兩裙足矣國王大笑

愧作梁山

竇建德 梁山伯

李濤與弟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國之女年甲稍高成結之夕竇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邪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濤曰我不風只將謂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竇建愧作梁山喏喏聞者莫不絕倒

西清詩話

楊鑾詩

南唐楊鑾詩云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足來頭上咬楊鑾

五國故事

酒有別腸

閩王延曦與翰林學士周惟岳嘗會飲極酣因顧左右曰惟岳身軀甚小而能飲如許酒左右對曰酒有別腸非可以肌體論延曦欣然曰果有別腸即使拽惟岳下殿將取別腸視之左右晝對者曰令倍奉飲

解與
射猶
厄之
一同
討

樂惟雜岳最有殊量取其別腸是無可陪奉者延職

然之後獲免